



## 霜叶知霜降

■田雪梅

秋风染树林。大自然仿佛被加了一道魔法，叶子们变得绚丽多彩、美丽动人。

风霜浸染的叶，更加敏感，更早地感知到秋的变化。它们一天换一个模样，一天变一个姿势，时刻准备着，迎接一季的落幕。

叶，有的火红，如簇簇火焰般燃烧着；有的金黄，似一把把金钥匙在阳光下闪烁；还有一些来不及褪去深绿的衣裙，宛如一枚枚碧玉。它们在风中翩翩起舞，将林子装点得如诗如画。

风来得更勤了些，雨更寒了些，这是秋天的气息，也是冬天的前奏。霜降时节，大地逐渐被寒意所笼罩，叶子们却用自己的方式迎接寒冷的降临。它们悄然发生着变化。光洁圆润的脸颊逐渐失去生机，颜色变得暗淡，质地变得脆弱。风霜凛冽，它们不再翩翩起舞，而是纷纷飘落，轻轻地覆盖在地面上，完成一年的交接仪式。

风霜浸染过的叶子，它们是林中的守望者，是大自然的预兆者。它们感知到了季节的变化，默默地为大地带来了温馨和安宁。当大地进入霜降时节，万物都开始入冬休眠，这些叶子却成了大地的眼睛，继续守望着一切的变化。

风霜浸染过的叶子，随风打着旋儿，无声地诉说着生命的故事，倾诉着岁月的轨迹。它们或许不如花朵绚烂，不如春风温暖，但它们坚韧执着。它们守望着大地，见证着季节的更迭，给予我们力量和思考。

我轻轻地捡拾几片色彩斑斓的叶，夹在我的日记本中，它们的质地，它们的凉意，它们的脆弱，无不在见证着时间的流转、季节的变迁，警示我们珍惜每一个美好的瞬间，因为它们转瞬即逝。

正如这些叶子一样，我们每个人也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和风霜的磨砺。我们在时间的长河中，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常。然而，正是因为这些经历，我们更加珍惜眼前的时光，更加感慨生命的美好。与其埋怨岁月无情，不如积极去拥抱所有的经历，让它们成为我们成长的助力和智慧的源泉。而我，也愿意像这些风霜浸染过的叶子一样，用一颗诚挚的心去感受生命的美好。霜叶知霜降，是对季节更迭的一种告别和迎接。秋天的离去，冬天的到来，通过叶的变化，大自然向我们展示了时间的流转、季节的更替、生命的脉络、岁月的流逝。无论是风霜的洗礼还是岁月的积淀，都是生命的馈赠。让我们珍惜它，拥抱它。

■吴婷芳

霜降时节，趁着闲暇，看望许久未见的祖父母。还没跨进小院，就见院墙里高耸而出的柿子树上，早已挂满无数只红彤彤的小灯笼。迎着风，圆鼓鼓的小脑袋左瞧瞧，右看看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

院门半掩，推门而入，便见二老在树下忙碌着。肥胖的祖母立在树下指挥，高瘦的祖父遵令而行。只见祖父手举一根大竹竿，竿顶上绑着专用套子。祖父把套子套在柿子上，轻捻几下，“咔”的一声，小树枝被夹断，柿子立马滚到罩子里去了。一个指挥，一个摘柿子，二老的合作倒也很默契。但没多大一会儿，指挥的老娘就手乏了，摘柿的老翁就颈僵了。

祖母便走到旁边的椅子上，准备坐下休息会儿。突然她的余光瞥见了院门旁的我。“锦丫头回来啦。”祖母忙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双手在围裙上揉搓了几下，而后朝我走来。祖父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咧着嘴朝我笑了笑。“锦丫头，你今天咋有空回来？快，老头子，把家里捂熟的柿子拿过来。”祖母吩咐道。

说罢，祖母拉着我在院内坐下，祖父也端来捂熟的柿子。“快吃吧，小时候你可是最爱吃柿子了。前几天你祖父就摘了些，都给捂了起来，想着周末给你们送去哩。”祖母笑着将柿子递到我手中。

捂熟的柿子软乎乎的、圆润润的。我轻轻剥开柿子皮，放在嘴边，轻轻一咬，快速一吸，满嘴的软蜜。

“锦丫头，好吃吧。回头让你祖父给你多装点带到城里，咱自己种的柿子，水头足，甜味浓。你们都忙，没啥空回家。”祖母边说边剥好一个柿子递到我的手中。

## 霜降柿子红

看着眼前的祖母，额前的头发已然全白，脸上的皱纹已然更深了，还有几块代表着上了年纪的老年斑，爬上了她的眼角。抬眼望去，还在摘着柿子的祖父，已然被岁月压弯了腰。我的心里不禁一酸，原来不知不觉间，他们已经老了许多。

小时候和二老一起生活时，祖母的头发还没有这么白，祖父的腰也没有这么弯。那时老两口还承包了几亩地种柿子。霜愈重，柿愈红，趁着十天一次的市集，祖父定会骑上三轮车去卖柿子。三轮车后座放上几筐柿子，再放上一张小板凳。祖母坐在小凳上，我坐在祖母的腿上。卖完柿子，有了进账，祖父会给我买两块紫米糕，再买上一袋京果儿，我吃着别提多香了。

后来我去了外地读书，便只有寒暑假才来看二老一趟，可我每学期都会收到二老给我寄去的包裹。霜树著红尝柿时，祖母会将柿子制

成柿饼，邮寄给我，让我尝到家乡的味道。

我回到市里工作后，本该多些时间去看二老。我却总有着诸如工作忙、孩子要上辅导班等借口，便也难得回去看看二老。反倒是他们，隔上一段时间就会坐公交车，给我们送大米，送蔬菜，送鸡鸭，送我最爱吃的柿子。

想着想着，一时间嘴里吃着的是甜甜的柿子，心里却渐渐溢满酸楚。秋霜染红了柿子，也染白了他们的头发，可我先前都未曾留意。我认为他们对我的好，都是理所应当的，却从未想过他们会老去，需要我们去爱。

秋深露更冷，叶落秋渐霜，当霜降来临，秋天便在凛冽的寒风之中渐行渐远了。我想在霜降给秋天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的时候，也能够给二老带去初冬最虔诚的祝福，就如这火红的柿子般氤氲着幸福的味道。



二十四节气之霜降（视觉中国）

## 乡下的霜降

■司德珍

时光匆匆，季节辗转。一转眼，秋就走到了霜降时节。

明代诗人郑茂在《都门霜降日作》中写道：“风雨连朝动客愁，笳声呜咽满边楼。卷帘何事看新月，一夜霜寒木叶秋。”诗人的霜降，恰逢风雨交加。他触景伤情，字里行间透露出无限的惆怅与凄苦。而乡下人的霜降，不仅没有惆怅，反而热闹繁忙得很。

俗话说：“霜降至，收获忙。”到了霜降，秋收秋种都进入了冲刺期，人们忙着收获，忙着耕耘，忙得不亦乐乎，哪有工夫去伤春悲秋呢？

霜降的忙，要从棉花看起。“霜降不摘棉，霜打莫怨天。”九月里，棉桃绽开，一蓬一蓬的白在阳光里泛着光芒，像碎银一样，白花花一片，隔着老远就能望见。这个时候，棉

田里站满了拾棉花的人。人们要赶在霜降前夕，把田里的棉花拾回家去。拾棉花的时候，每个人的腰间，都系着一个布兜子，沿着棉花垄走一趟，左边抓一把右边抓一把，用不了多久，布兜子就鼓鼓囊囊的了，像一个大肚子晃来晃去，煞是有趣。人们把拾来的棉花摊在院门口晾晒，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有一大片洁白的云朵。

霜降时节，乡下秋收的热闹除了拾棉花，还有刨红薯。“寒露早，立冬迟，霜降收薯正当时。”儿时的记忆里，刨红薯是一场轰轰烈烈的“战斗”，一家老小齐上阵。母亲通常在这场“战斗”的冲锋者，负责割。她挥舞着锋利的镰刀，将缠绕生长的地瓜秧一一割下，露出泥土。父亲则负责刨，他握紧锄头，高高扬起，又重重落下，一窝窝的红薯就被刨了出来。我们孩子也不闲着，跟在父亲后面，负责把那些刨出来的

红薯捡拾到一堆。每个人的手上都沾满了泥土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欢笑，到处都是一派丰收的景象。

老话说：“庄稼老汉不知忙，放下锄头拿扁担。”地里的农作物才刚收获完毕，农人们就开始为下一茬的庄稼做准备了，犁地翻地，浇水施肥。霜降时节，是种小麦和大蒜的最后时机，勤劳的乡人们又怎么舍得错过秋天的尾巴呢？他们行走在松软的土地上，播下生机与希望。大片的田野，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换上了新装，褐色的，沉稳的。种子们在泥土下积蓄着力量，等到来年，开启新一轮的蓬勃。我的父老乡亲笑眯眯地站在田边，任脸上的皱纹挤作一团盛放的菊花。

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感受着这样场景里的霜降，内心温热且从容。想想看，还有什么比乡下的霜降时节更令人动容呢？